

中江縣志

中江縣志

卷四

藝文

序

甚矣志之難言也自司馬子長徧覽山川旁搜遠紹而成史記志亦史也所以識也為者雖多而工者絕少江文通鄭漁仲諸公皆云脩史之難無過於志蓋以志者憲章之所賴非稔於典故弗能為以故通天下而修之則為一統志通一郡而脩之則為府志通一邑而脩之則為縣志縣皆有志而中江缺焉未備緣蜀中自兵燹



之後邑乘之缺者不獨凱州爲然其間修者十之一缺者十之九也攷中江自晉武帝初置縣名曰五城北周立鉉武郡隋廢郡改縣尋置州後又罷州宋真宗朝改鉉武爲中江元初廢飛烏入銅山至正間又廢銅山併入中江宋有蘇易簡號太簡登進士中狀元入翰林其子名耆有才名孫名舜欽號子美蘇州滄浪亭公之所建祖孫父子爲儒林巨擘嗣後人才蔚興殆彬彬與上國埒及明嘉靖辛丑太史楊升庵修全蜀藝文志萬曆己未重修總志今俱不可得

國朝己酉 大中丞張公德地檄修總志丙寅修潼川志載邑事頗多闕失乙丑邑宰祝公兆驥議修邑志甫設局旋陞去今存殘稿五頁其後令茲土者因循未舉至三韓李公維翰號西屏以廣文遷茲邑土地日闢錢穀日增慨然決修縣志亦旋陞昌平去之日出資六十金付孝廉

李子藻董其事噫設非李公西屏世遠言湮後
之人何自而知山川古蹟有關於賢人君子之
生長道路津梁有便於人民商旅之往來仕宦
賢否孰可以警在位之廉貪科各顯晦孰可以
勵躬修之邪正戶口賦稅力役兵戎孰可以補
國計之盈耗聲名文物忠孝節義孰可以耀汗
簡之流傳以至壺範碩德佛跡僊踪災祥土產
技藝百工孰可以備輶軒之下訪凱志之修豈
不亟哉在有明一修於嘉靖再修於萬曆三修
於

國朝之己酉丙寅或爲省志或爲州志而凱附焉
附之者未免詳宏綱而畧細目且廢興存亡宜
因宜革指不勝屈此弔古者之所欲毅然而肩
其任也予承乏是邦三稔於茲日以
中丞年公調審

欽案席不暇煖幸俗恬民嬉向之因循未逮者次第

漸以釐舉茲凱志之修邑廣文王子位中爲之纂輯邑弟子員爲之採擇諸君矢公矢慎日夕校讐功罪一聽之後人是非可質之

至聖志分五卷爲綱者九爲目者八十有一以類相

附者凡三條余循覽是編不覺起而嘆曰邑徵

令罔治治微志罔徵凱彈丸一區其去神京

遠甚地瘠民貧耕無沃衍之土村墟室罄居無

厚貲之藏惟衣冠士俗有鄒魯遺風縣志之成

壽之棗梨志之所載有益於世教者則闡之而

必詳無關於政治者則畧之而不道蒐微而抉

隱飾陋而刪蕪有利病焉有舉廢焉有監戒焉

有盛衰之理焉有消長之數焉有損益之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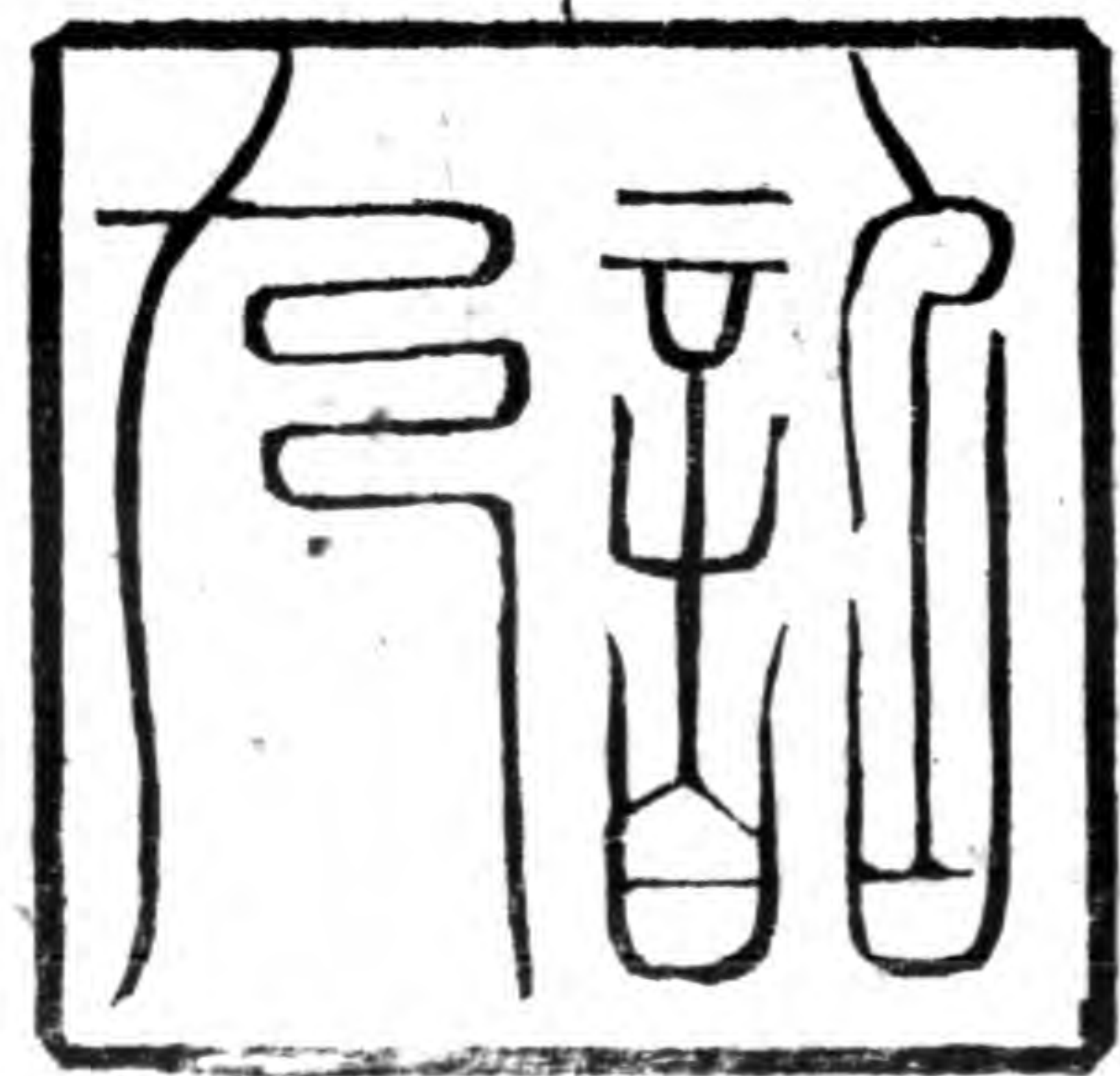
凡皆實而不誣與而有則嚴而能公該而不濫

可以懲惡而勸美可以綜往而昭來是凱之志

不可缺也繼自今吏茲土者入境問俗則是書

具在未必非出政臨民之一助云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仲秋浙西長興李來儀題
于凱署之慎獨齋



中江縣志卷四

陞任知縣襄平李維翰創修
現任知縣長興李來儀增修

教諭綿竹王一貞纂輯

藝文志上

宸翰

制誥

奏議

書

序

傳

文章一道與氣運相終始上則經緯天地作範垂訓
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此所謂與日月增光者也
他或事以文顯地以文傳人以文表著惟有關於風
土政治輒登之以備故實焉諸不在此類者雖筆絢

五花直以無禪地乘逸之志藝文第九

宸翰

康熙四十二年山西臨縣知縣臣李芄隨

駕西巡欽蒙

頒賜

御書雜詩之一

桃花歷落李花開綠柳含烟傍水隈鴻雁平沙看不盡
春光曖曖入蓬萊

制誥

宋

寧宗嘉泰四年碑在觀前

潼川府中江縣棲妙山集虛觀道士田大神勝地靈湫
神物所宅活枯起槁陰有相之疇其及物之功錫以仙
真之號益思惠利對我寵光可特封妙濟真人

明 憲宗成化乙巳碑在墓前

皇帝遣

左叅議楊瑩致祭總督漕運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徐英曰卿以明敏之姿科甲之彥累官
中外茂著才能比長方伯克建屏藩之勲復遷都憲兼

中江縣志卷四
鷹撫運之勞止期盡瘁忽爾云亡少伸恤典用荅疇昔
爲瑩致祭以表朕心卿其不昧庶幾享之

明神宗萬曆癸巳碑在墓前

制曰朕嘉勤事之吏馳恩厥考雖衡門幽隱咸得與於
寵榮所以廣孝而勸忠也爾蔡表乃湖廣衡州府桂陽
州知州蔡心一之父含醇抱璞蹈準履繩謹厚素著於
鄉評義方聿彰於庭訓惟爾亢宗之志爲子司牧之臣
宜有恩褒以昭善慶是用贈爾爲奉直大夫湖廣衡州
府桂陽州知州服茂命於泉壤垂休光於廟祏

母氏劬勞恩稱罔極人子欲報之心雖沒世不忘也國
有寵命實式慰之爾蕭氏乃湖廣衡州府桂陽州知州
蔡心一之母性含溫厚躬履儉勤操紉組以持家裁機
杼而教子門閭方大鍾釜已捐是用贈爾爲宜人祇歆
綸綍之華少釋栝棧之憾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

制曰永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
隆褒獎爾原任直隸真定府無極縣知縣李貴中乃山
西汾州府臨縣知縣李芑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

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牧之方
茲以覃恩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克承清白之
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操教本慈
幃爾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李芑母孟氏淑慎其儀柔
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慶澤於門閭
式被自天之寵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仰酬顧復
之恩勉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永賁幽潛

分符百里必遴出宰之材報晷三年爰重懋官之典爾
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李芑雅擅才能克宣慈惠撫綏
有要常深疾痛在亡之心懷保無窮不忘顧復斯民之
責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前勞已茂
用褒製錦之能來軫方邁益勵飲冰之操

良臣宣力於外効厥勤勞賢媛襄職於中膺此寵錫爾
山西汾州府臨縣知縣李芑妻彭氏終溫且惠旣靜而
專綦縞從夫克贊素絲之節蘋蘩主饋爰流彤管之輝
茲以覃恩封爾爲孺人於戲敬爾有官著肅雍而金美
職思其內迺黽斂以同心

奏議

入直試歌器口奏

叅知政事蘇易簡廢銅山人

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玉清昭應宮災疏

天聖七年六月時為崇陽縣尉

蘇舜欽易簡孫

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

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有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乃作斯宮及其工畢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

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
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
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
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
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
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
不及上都白鶴館又不及此宮彼尙降詔四方以求己
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
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
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
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
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
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
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並見宋史

請行四條以正十一科疏

蘇舜欽

畧曰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應賢良
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沉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限

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陛下之詔體則正矣而綱
條未至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試爲
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沉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
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以文
故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罄
其才而爲之則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
末而訪以機畧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

見名臣奏議

請還孔道輔范仲淹諫職疏

景祐三年五月蘇舜欽

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
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
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睹乙亥
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徃徃竊議恐非
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卽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
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
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
實亦自取覆亡之道矣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
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卽獲美官
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

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
忌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
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
士咋舌目睹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
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死而不敢
言下情不能上達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
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克以族肉刑古法江
克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
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
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尙恐不言
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
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
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

見宋史

請置悲田養病坊疏

景祐四年

蘇舜欽

畧曰臣聞矜孤養寡邦家之大政恤貧寬疾冊書之格
言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唐至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
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藉而用之開元中
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

以悲田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修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實繁京城之內丐乞者多乞依有唐故事創制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

請差中官提轄皇城宮門疏

景祐四年

蘇舜欽

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客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樞柅百重刑人以守閭下士以拂闌所以深嚴帝所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間甚非防微之旨也乞令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中官專切提轄論京城小官不當專判省寺重地疏

景祐四年

蘇舜欽

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之寺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尚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員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乞令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勾當不令專判庶合規

前規

請起發兵馬及乘通馬者

當給銀牌疏

蘇舜欽

畧曰周禮牙章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為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李飛雄之為詐有詔復用銀牌焉後復廢罷方今外郡兵馬三班使臣賫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况印文篆刻尋常官吏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為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為之防乞令起發兵馬及乘通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

賻贈劉平石元孫爵其子翁疏

康定元年蘇舜欽

畧曰臣近到闕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以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伏辜二族未沾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來舍爵策勲貴其速也此時敗衄是亦勲勞於時望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囊韋蓋古者之義也願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翁劉平子翁聞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况國耻家讎異於他

中江縣志卷四 藝文
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卽其義也 以上見名臣奏議

論河東地震水溢當修二大事疏 寶元元年正月時爲大理評事

蘇舜欽

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
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筴所紀前代衰微
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
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
及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
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

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
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
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羗夷有背盟犯順
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
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
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
以啟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
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睹心思驚惶
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

臣言不用而身竄請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
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
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
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
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忻忭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
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取虛言
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
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
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
之豈言事迂濶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紀綱隳敗政
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遠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
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
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適俳優
賤人宴樂踰節賜予過度宴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
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
日視朝旣旻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
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
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

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織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尙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資格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譎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尙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竇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卽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

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輪對

嘉定十年正月時爲著作郎

寶章閣直學士

吳

泳邑人

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倖疎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

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士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請合內修外攘爲一事

吳泳

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旨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

中江縣志卷四 藝文
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
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
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
吾指顧中矣

南郊大赦改元疏

寶慶三年十一月 吳泳

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
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
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
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
獄經術明通者使道訓典文雅麗則者使作訓辭秉節
堅厲者使備風憲奉法循理者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
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
佚之以祠庭言論闐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
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

火災應詔上封事

嘉熙元年五月 吳泳

畧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
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
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閭之民困於盜

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歛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

附理宗罪已詔草

端平三年四月

吳泳

自江閩之羣盜弗靖暨淮楚之逆雛爲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不利西南蓋嘗躡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已穿金房以矚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遊乎固將布矢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

我疆忽西陲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賴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虐讎之所經視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爲之騷然有足閔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心下無以定乎民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並見宋史

言天理天德天命天工天職天討

時爲益王府教授

忠肅公 吳昌裔 邑人

畧曰恭惟皇帝陛下天造神斷日躋聖躬負荷神器襲
四宗之緝熙至孝也親攬政機制八枋之予奪至剛也
銳情經術究百王之精微至明也以英睿不世之主乘
改紀更化之時是宜已日乃孚期年而變風動不應惟
上之從然人情玩愒敝化未新乾象推移妖祲錯起月
犯金宿火入帝垣太白經天流星墮地風雷雨雹之變
奉諱惡於太史者無月不書而四方逆賊之事麗司馬
之法者又無日而不有也不視其形而察其景游聲尊
在私竊惑之陛下靜觀密察究所以然之故無乃澄源
正本之地天理有未純歟立政造事之間天德有未健
歟誠身謹獨之際天命有未敕歟圖事揆物之所天工
有未亮歟班朝表著所以治天職者未公歟軍伍府衛
所以奉天討者未正歟天非昭昭之多也非蒼蒼之謂
也此在陛下之心百官之志朝廷之政事三軍庶民之
視聽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天理在人常有不
盡之分蓋反身而誠則天理存感物而動則天理滅是
以舜敕天叙之典禹叙天錫之彝湯綏帝降之衷無日

而不與天對也陛下聖心虛靜天理融明大本大經孰
 不精講然本末舛逆經制搶攘君命犯主威奪逆節姦
 萌見閉而起倡聲臆決皆有輕朝廷之心此豈可求之
 陛下之身外哉袁絲無驕主之諫張敞無就第之書徐
 溥無暴罪之詔蓋經一世而君臣之綱不明子仲無命
 蔡之封子安無列侯之爵巢隱無改卜之典蓋歷一紀
 而兄弟之倫不復承正統者不顧私親禮也京師立廟
 未央設幄而本統之義不尊其王化者必本后妃詩也
 後庭數游教坊盛選而嬪嬙之御無節陛下毋謂執命
 之臣無關於王度因心之友不與於邦常並統一上無
 嫌於宗社之靈深宮閒居不顯於邦家之化心術一形
 於此而證兆著見於彼甚可畏也陛下倘一旦赫然震
 怒穆然深思追一竦之謚以誅姦諛錄涪陵之孤以厚
 倫理以奉秀園之典而抑顧復之恩以戒張媛之言而
 訪私諛之謁則大綱正而等威尊小宗法而本統重鶴
 原有歸而嗣息益煩魚貫順序而壽命以固無非祈天
 永命垂裕後昆之本也子盜父兵之語人所難言蒙犯
 霧露之諫非所宜道然人臣一言而主聽隨悟蓋觸其

天理油然之機耳今言及權臣者不過欲明綱常而陛下謂之摭摭言及濟事者不過欲篤恩紀而陛下謂之輕議言及王即戚藩者不過欲辨等物而陛下必爲之愀然不樂見於色辭遂令天地之經隱於人心者舉朝相告以爲世之大戒豈所以立人紀而範來世乎此臣輒議陛下天理之未純也一日而一周天者天行之運一息而無非天者人君之德天德不運則化育之功閉君德不强則物欲之私行是以帝德之廣運湯德之日日新文德之純亦不已皆與天爲一也威福玉食則曰

辟慶賞刑威則曰君禮樂征伐之所自出曰天子典禮命討之所以行曰天王凡經理萬微宰制羣動納民庶於軌物者此天德也陛下夙興視朝大昕聽政位於天德罔不清明然厲精之志雖勤致理之效愈邈更化治操衰於始初言來而多疑事成而少決盱豫有悔已開羣邪窺伺之端此豈可不求其故也陛下倘體乾之健德而閑陰邪用洪範之剛德而克偏諛行中書之勇德而經綸天下之大經使政事必歸於中書宮府必統於冢宰紀綱必一於台省選舉必本於天官則以之式我

王度豈不清正我朝綱豈不肅用之於私踐邪徑豈不
杜用之於師律軍政豈不嚴此則天德王者之政非特
如後世之厲精綜核而已司馬光歷事四朝而所言不
出仁明武之三德范祖禹進帝學一書而其要不過謂
法仁祖則可至天德祖宗之所以爲學先正之所以啓
君天德之外無他道也或者謂陛下有帝堯之神而僅
循孝元優游不斷之迹有湯文之勇而徵近文宗不能
堅決之風有可以法仁祖至天德之資而天運不息未
能盡如四十二年之治其何以強庶政而作新民乎此
臣輒議陛下天德之未健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時者
事之宜動者事之徵也蓋天命不已流行於起居日用
之間時時整勅則爲吉爲永年爲無疆惟休一有不勅
則爲凶爲不其延爲早墜厥命於一日二日之幾常有
明證定保之戒此帝王君臣所共兢業也我國家積德
深厚受命靈長陛下昭事小心罔不祇肅然天命不易
天位惟艱災祥之降靡常休恤之幾可畏必罔游於逸
罔淫於樂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而
後可以勅天命必其疾敬德其德之用而後可以勅天

命必知小人之依知稼穡之艱難而後可以勅天命洎於酒則天命不又班伯號呼之戒不可以不思愾於色則天命多辟南威靡曼之好不可以不遠土木之崇非所以謹天戒大寶瓊臺之箴不可不日陳於前忿兵之出非所以應天道丹書造矛之銘不可不日省諸己臣願陛下急於此時上下相勅用司馬光罷燕飲之戒以保太和從王素出女口之諫以壽國脉行王曾玉清昭應之疏以息民力聽富弼二十年不道用兵之語以阜安宇宙深惟幾康克自抑畏日謹一日以迓續乃命於

天此今日最急務也若臨朝接下所奏皆常程文書官中晏處所問皆閭閻細事而安危界分利害機括所以關係天運者則不致深長之思豈所以勅天命乎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治人者官而代天者相也陛下上稽天運下揆人情祇適先猶命二相聖斷先定人望允孚謂宜朝紳動色相慶海寓延頸升平而廷揚以來將閱二月未見勤強夙夜以行所欲為况今天下弊積事極外有窺邊之虎兇內有起陸之龍地此豈亢章引去所能解紆杜門謁告所能鎮定避權遠謗所能茹納

耶唐朝宰相於政事堂更旬秉筆爲員數猥多也國朝
宰輔遇機速事輪日當筆爲軍務擁併也吏禮委延賞
刑罰委渾軍旅糧儲委泌德宗之責成至矣而言復中
悔張浚可專治軍旅胡松年專治戰艦財用可專委一
大臣我高宗之責任專矣而事不果行蓋宰相非他官
比也非可以一職名也非可下行有司之事也同寅協
恭和衷哉是出於衷而後爲和也據亦同耳焉得和是
心乎和者不必同也昔臣琦等論事如爭及至下殿不
失和氣今於殿上唯唯可可而退朝以後人各有心其

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臣公著等日聚都堂率與同列
各盡所見今雖都堂會聚如昔而人懷異見不能自盡
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該政事則問集賢該典故文學
則問東西廳必事事公共商亭而後謂之和也欲知選
事則問吏部欲知財用則問戶部必人人博加諏訪而
後謂之和也設或面從而心違陽予而陰異豈所謂忠
臣不和之節乎臣願陛下申勅二相永肩一心以杜韓
之公道自任以馬呂之正學自期以梁賈之務崇私交
不篤義訓爲戒如此何患乎經綸事業之專美於昔也

摯與大防本同心耳而吏額增損乃起黨論之爭浚鼎
 情分如兄弟也而賓客往來遂造讒說之間一隙不謹
 而小人乘之邇臣不和庶政皆惰豈所以贊天工乎二
 世人才所與治天職也陛下更化以來收召衆正白首
 耆艾之士骨鯁碩大之儒厄於柄臣久鬱民望者悉皆
 錄用有位於朝可謂治世之良瑞邦家之景光也然賢
 者克延而治不加昔與亂同道徃徃過之蓋知賢而不
 用用之而不盡則為弗敬厥職弗克若天矣尊事黃耆
 圖任舊人尚猶詢茲黃髮此詩書之美事遠耆德播

老嘯其耆長舊有位人此商周之衰形陛下召彼故
 老凡耆壽俊罔不在厥服矣然典刑四朝經理全蜀者
 猶有未就予忘之嘆十年躬耕一介不取者猶有亦不
 我力之疑彼其陳謨抗論不遜於諸儒也服采錯事不
 衰於晚學也顧乃謂哲為愚謂老為謔而佚之閑廩何
 耶其惟吉士其惟克用常人惟成德之彥又我受民此
 立政之根本勿以檢人無以利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
 側媚此周官之法度陛下登崇俊良凡庶當吉士咸布
 在臺省矣然先事衡慮力諫用兵者常有曷予還鄉之

興竭節盡言白發姦墨者日有亦惟斯戾之憂彼其橫
身以抗羣小非爲私也出力以爲國家非要譽也顧乃
謂才勝德謂利捨義而潔其去志何耶公卿大夫當用
有經術明大誼者而唯諾供給奉行文書之士猶叅錯
於其間則得無疏痺雜糅之嫌法從近臣豈無陳善道
廣聞聽者而精銳銷奕莫敢盡言之人亦載尸於其列
則寧免珉瑜混淆之病不懈於位民之攸墜職當思其
居也自處官不親所職而怠事之弊生靖共爾位正直
是與官必守其道也自行事互觀顏面而徇情之弊生

潛在淵或在於渚謂下位不援於上也自浮競驅馳

計資商利而嗜進之弊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謂直聲
有聞於時也自上下選悞容頭過身而循默之弊生陞
下之所以治天職者三事大夫也四輔凝丞也臺省長
官與百執事也今上無樂與之誠下無首公之節良實
者怨乎不任盡忠者憂乎見疑以身任事者懼於眷衰
以言犯顏者嫌於厭薄周行之彥未能一一極其妙選
而欲以補綻缺壞支撐傾邪求變化於朞月之間不亦
難乎臣願陛下謹好惡之偏戒邪正之雜保守初意純

任諸賢勿使在外失職之徒日夜窺伺規求復用以動
搖朝廷則天職公而人心顛矣賞罰二枋所以正天討
也籍賢家財收冀財貨斥賣元載家產潘貨之家必錄
此天也今奪民之產者輒貸措軍之賦者輒畧盜庫之
金而有案括京之鏹而厚藏者皆置不問乃擣其近者
一人姑懲之適所以警餘黨而爲之計此天討之不正
一也戮馬謖廢商浩繫劉彥之僨軍之將必罰此天也
今棄師於汴洛者不斥殲民於邳徐者不誅救宿而委
齋糧攻唐而棄鎧仗者悉皆廢法不惟不明春秋責備
之誼而其徒之輕儇屢敗者亦貸之此天討之不正一
也神策恃恩驕橫君子謂德宗之失刑禁軍遮馬告寒
英主嘆莊宗之無法軍法之行當自近始天也今輦轂
之下折箠嘯呼嗔目汰軍則爲之任揀藉口罷教則爲
之賜緡部轄嚴謹者以召怨而罷歸將領縱容者反以
有勞等第行賞此天討之不正三也絳卒以無糧叛子
儀遂正行營之誅淮兵以防秋潰李泌迄行軍門之戮
蝨賊內訌法所不赦天也今郡國之兵動喻階級廣寇
以逋而佚罰建卒以潰而稽誅丹徒水軍遣帳兵而始

平高沙戍卒降黃榜而後下不惟瘡痍灰燼未息民若
而戎首厲階尙屈邦憲此天討之不正四也夫外寇未
平四支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憂宿衛喧謗不治姦雄
見而生心朝廷事柄不一藩方歸而益橫天下之變紛
擾不齊亦在爲國者謹其政刑而已賊吏之不戢非公
也得一李絳則人爭輸家財以代賦矣邊臣之不戒非
斷也得一宋璟則人不敢求邊功以希賞矣王駕鶴典
禁衛人懼爲亂而轉移於坐語之間則一祐甫爲之盧
從史擅鎮兵或疑其變而縛致於從容之頃則一裴相
爲之朝廷有道宰相明哲天下事何有不可爲耶臣願
陛下謹審政理宣明典章本常理之大公絕姑息之私
意毋使朝廷政令一有蹉跌而宿姦新蠹不得以遺育
易種於明時則天討公而人心服矣臣之所言六事非
敢支離其辭也上天之載流行者曰命秩叙者曰理得
於身者曰德授於人者曰工措諸事業者曰職用諸刑
罰者曰討曰雖有六而本則一也一則公二則私一則
天理二則人欲一則陽明勝而君子用二則陰濁行而
小人長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

中庸曰天下之大本達道所以行之者一者何天是也天者何誠是也陛下倘能採用程頤之說禮命修博之儒使之日親便坐專以正君爲職則學焉而爲孔孟德焉而爲堯舜多歷年焉而爲商爲周無非同此一理如臣所言六事亦在其中矣始晉罔孚浚常求深臣則有罪

論朝綱疏 時爲監察御史

吳昌裔

畧曰臣一介踈遠廉靖自將忽蒙誤恩獲玷分察若昔先正居是職者曰此爲何官曰此官不比閑慢差遣故有入臺之次日而論社稷之大計供職之三日而言治亂之本源臣雖妄庸其於受命之始敢不空臆盡言以答陛下之親擢哉竊惟國朝家法治體寬厚而憲度浚明外戚避親近之嫌不敢與政閹寺供洒掃之職不敢竊權近習畏清議之口不敢輒奸國事軍國大務則委二三大臣公議之時政缺失則置五六臺諫密察之是以事歸中書責重言路政令詳審朝廷尊嚴定公是而銷姦謀者此也景德之議論在戰慶曆之議論在和治平之議論在於鎮定羣疑元祐之議論在於扶植衆正

口江東志卷四
議革弊者不牽於姑息議變法者不狃於勅令用君子則不參之以小人主正論則不雜之以邪說上自人主下至大臣先事而謀據義而守此議論之所以純一不二也今之國論果何所擇乎和戰二議之橫決邪正兩途之舛容議一楮幣也而乍收乍放之不齊議一督府也而或罷或行之不一令出而還反論定而數移有繫隨之牽累而無介豫之堅決無惑乎議論愈多而事愈不辨哉歐陽修以專脇而論夷簡蔡襄以懷安而論晏殊唐介以燈籠錦而論彥博王陶以不押班而論韓琦

韓絳以事寢不下而論富弼劉安世以除授多其親舊而論公著大防純仁事苟有關雖公衮之賢有所不避或以濮園之議而劾執政或以袖中之文而彈新參或率同列而言升之之袞結或各亢章以議方平之除拜或以廢格詔旨罪吳奎或以不協物望排宗愈人或有過雖丞弼之賢有所不屈臺諫明眸以言之人主虛心以聽之大臣爲法而受之此國之紀綱所以憑藉而不替也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而付出情有嫌

中法縣志卷四 藝文 三
疑則調停而寢行今日而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白
而又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地屈風憲之精采而徇人情
之去留將恐士氣銷爽下情擁滯非所以糾正官邪而
扶助國脉也

同杜範乞留徐清叟疏

吳昌裔

畧曰臺諫出處實關國家重輕故殿中侍御史馬遵罷
而合臺請留殿中侍御史龔夬去而諫省同論或至八
奏或至聯名此皆爲治世之美事亦足彰列聖之盛德
今以清叟言及貴近而出則自今不復有言貴近者矣
言及小人而去則自今不復有言小人者矣豈不杜塞
正路而自啟多門哉臣等謂遷之美官而使出不若復
以言責而使留乞賜追還如唐開元之制令御史依舊
視事以昭聖明之德以光祖宗之功

論鄭清之疏

吳昌裔

畧曰國家之患莫大用兵人臣之罪無加誤國此漢武
所以正王恢之誅晉穆所以行商浩之廢也左丞相鄭
清之誤國孰大焉如固位不去不至危亡不止儻狼狽
至是而後如靖康之誅王黼開禧之竄陳自強夫果

何益

論趙范召命不當疏

吳昌裔

畧曰臣近見別之傑所申虎翼舊軍統制劉廷美力戰
叛卒收復樊城則事勢猶有可爲苟能授任得人收拾
餘燼圖復故疆則戶牖旣牢上流恃以無恐不然易趙
范於安地置襄陽於荒墟知以三海八櫃爲防而不知
以漢水方城爲固無襄陽則江陵危無江陵則吳蜀中
斷脫有一騎闖我長江其關係存亡不止一方痛而已
淮肥之却秦師由廟堂處分已定河北之稟唐令在朝
廷處置得宜

論史宅之疏

吳昌裔

畧曰陛下慨念故相彌遠節以一惠秩以三師爵以真
王至於以從橐及其孥以御筆保全其門戶可謂過於
恩矣然晉重耳之賞姦介推以爲難與處叔孫昭子之
不勞仲尼以爲不可能彌遠貪天之功震主之勢柄國
自擅黷貨無厭大臣議於前小臣爭於後非正義在人
心不可以恩勝乎近覩史宅之除煥章閣待制知袁州
上下疑怪不知陛下姑欲以寵之耶將實以用之耶姑
以寵之則宅之鄙鄙之金足以自潤銅山之錢足以自

饒武安之甲第腴田足以自給不待得千里以爲富也
實以用之則宅之多欲寡信必不能廉以表民怙侈宣
驕必不能儉以因本豢安長傲必不能敬以臨事又安
能導王德意以致之民也宜春州小地狹人安吏循韓
愈蓋嘗臨之號爲佳郡今以再世學爲貪之子一日不
更事之人強其不堪冒所非據得無有忝共理之寄乎
况宅之方其父病時代擬除目如條及其病棘時僥覲
恩賞如熇此皆陛下所習知者縱或未能□□朝之制
聽謝事之文除職賦閑亦爲優眷乃欲以郡政授之臣
恐非所以愛之也若大將軍光卒宣帝思報定策之功
一家三人皆封爲侯時張敞上書請罷三侯就第謂宜
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向使宣帝非
小恩之主漢廷有引義之臣君明臣良仁至義盡必不
至醞成他日霍氏之禍也今陛下錫命疏恩不失爲厚
而臣等竭節守義未能忘言望將宅之除授收回於造
命之前庶幾上無過舉而下無煩言

請人君濯去舊見以來天下之善人臣改紀舊習
以公天下之聽疏

吳昌裔

畧曰邇者十二月壬子雷甲寅游雷越正月己未大雨
雪辛酉又雪視魯隱八月之災倣甚八月韃寇蜀十月
寇襄十一月圍黃視漢陽諸姬之禍爲慘天變如此狄
患如此此正陛下君臣濯舊而圖新之時也然臣仰觀
聖德妄議朝政私竊有感焉陛下本心清明向也輟晦
於逸欲今緝熙典學君德宜日新矣然妃后之閤妙麗
交進王侯之邸賜賞頻頻則恭儉之德不加乎舊陛下
八柄予奪向也牽制於權姦今垂拱親事君權宜作新
矣然貂璫之長閒通外庭羽衣嬖口時干私謁則總攝
之權不加乎舊州縣貪黷之根皆故相遺種也而時異
事殊餘孽復起猶回護於舊惡而不衰天人乖異之證
皆故王厲氣也而日邁月征烝嘗缺祀猶藏宿於舊怨
而不釋舊染之俗貴咸新也舊邦之命欲維新也今細
徵節目時有一新之功而大本大端脫然未變於舊是
豈明德新民之極乎往者權臣三十年用人多出私意
每欲用一私昵則必參以公議一人謂之帶過更化初
無此弊也近日除授率乖素望往往蘭艾同進而不皆
一色純正之人則除例復循其舊往者權臣每臺諫月

課多出風論及意有所覆護則言又寢而不行謂之收
起更化初無此弊也近日臺疏率多浮沉徃徃風采鋪
沮而常有危疑引去之意則玩諫復如其舊陳升之引
閩人呂頤浩引山東人薦士而私其鄉黨此舊轍也今
著庭之官督府之屬左右互擬其一何以兼攬天下之
才趙雄多用蜀人王淮多用浙人選才而偏於鄉舊此
故態也今執政之召說書之置東西僉用其二何以旁
招四方之彥然則剝爛而復鼎否而新亦在君相加之
意而已建炎四年正月雷雨再見是爲兀木過江之應
高宗謂輔臣曰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實應天此陛下
新德畏天之法也紹興辛巳正月雷雨交作是爲逆亮
臨江之證王十朋遺陳康伯書曰相公居燮調之任當
進賢退不肖以弭天變此宰相新國正君之事也

論四陰之證狀

吳昌裔

畧曰建炎三年六月陰雨不止高宗罪已求言宰執引
咎求去郎官以上皆許言朝政闕失時中書舍人季陵
以三陰之說應詔謂能制將帥爲德之剛能抑宦寺爲
德之正御史中丞張守亦以三陰之說抗疏願嚴恭寅

畏以修其德更選任輔弼以修其政上下動色祇畏明威卒扶炎精之光以基中興之盛皆自高宗君臣一念抑畏中來也

論項容孫轉官加職未當狀

吳昌裔

畧曰邊疆多事之時當以賞罰爲急曹友聞大安之捷李安國文州之守董鵬飛之死節曹萬等之平瀆功效最著未聞行賞近知閬州任逢以集英殿修撰奉祠知果州項容孫轉一官加直秘閣臣聞之罔然不知朝廷以何功而加秩增祿耶去冬潰卒之變果閬二州焚蕩殆盡爲守臣者逃避山谷寇退方還者以其無兵與守未加顯謫猶之可也今並邊將士賞典未行而逃難守臣崇資先及將恐三軍之士聞之短氣彼二人者受亦不安乞將四將功賞早頒二人加職轉官指揮收回庶幾萬里之外知公朝賞罰平明有功者悅倖賞者懼是轉移人心一大機也

論史嵩之疏

吳昌裔

畧曰太中大夫新除刑部尚書史嵩之起家而帥江右物議已自沸騰曳履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輕褻給事洪

咨夔謂近日雷雪之變皆此人所致嘗行繳被權且院
吳泳亦復見之論奏爲嵩之者合知去就矣顧乃偃然
供職恬若不聞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彌遠濁亂天
下一十八年遺患至今不治今陛下復欲用其猶子寅
之文昌八座之列恐其巧窺陰伺呼集非類以害君子
而紹聖之禍復作矣

請清朋比之風奏

吳昌裔

畧曰數十年來臺諫言人王者易言大臣者難攻及上
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測所以
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朝之次日首言國朝臺諫
之彈擊大臣次月輪事又言宰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
之非才備位如陳卓者則劾而退之以宰士之庸人利
口如余鑄顏者仲等則擊而去之是皆采之公論無所
容心近見左丞相鄭清之卧家不起從駕不出免墮屢
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及臣等不知
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厲階非
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渙其
羣翁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爲朋比之說以猜疑言

事之臣蓋緣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虜難滋朝夕惟恐人之議己又緣臣範首論何炳而其親朋懼臣清叟連抨明人而其鄉黨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有為此說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說以惑陛下始於羣小之自謀成於累疏之自辨故為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宰臣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由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擢若宰相有闕失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夫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倒植耳目塗塞陛下雖有八紘之專而徒擁虛權於上矣

論蜀變四事狀

吳昌裔

畧曰議者皆曰蜀經三變一敗而失四堡者董居誼之罪也二敗而棄五州者鄭損之罪也三敗而委三關者桂如淵之罪也彼三人者職為厲階固不勝誅矣然前車已覆後車不戒徒知追咎於已往不校變通於將來綱繆之牖不密而田甫田灑掃之戶不除而營分表北納十三州之款西結十八族之謀家計不牢狄難已至於是掠成破鳳殲沔毀梁金洋階文悉為躡藉劍以外

骸骨相枕劍以內室家靡寧居者荷擔而立仕者浮家而下使非青原孤注綴虜之後三泉重屯振虜之前成都援兵應援於中則橫決潰流蜀將莽爲墟矣嗚呼力疲者弛擔子亂者更局今虜騎稍退之際正吾圍用暇之時臣謹條四事其一曰實規模自昔蜀之所恃專在天險昭烈歛衆拒險而老瞞遁王平實圍守險而曹爽還蕭懿立柵據險而元英走中興諸臣率承此制且以近事言之趙彥呐屯駐青野曹友聞控扼大安是據險而守要者也張慶敗於河池何璘退於北谷是舍險而入平者也今土地日蹙事方日窮秦鞏之交不沮自立莫若經理要害收歛規模分責武臣畫地而守如紹興間吳璘在沔楊政在漢郭浩在舍皆以戎司兼安撫使有軍市之租以自饒有坊場之利以自富或立家寨或營屯田或遣正兵以守重關或調義士以防支徑不拘文法而責以事功其大安一屯令副戎分守虜擊東則漢軍當之擊西則沔戎當之東西受敵則以大安所屯應之制閫盡護於益昌上豪列置於五郡待其有備無患一二年後復還承平舊規未爲失計也其二曰審功

中江縣志卷四
賞臣每見李綱諸臣論崇觀以來功賞謂殞身鋒鏑之下而不蒙恤贈竄名權要之門而反被優恩朱劬子婿未嘗從軍而受上賞劉延慶帳下望風先潰而犒銀絹賞典太濫臣竊笑之近聞蜀之第功亦有此弊席仲之歿十年而微典方下田燧之殞六載而幽卹未行李冲李實嬰城死守而恩僅及於兩階楊杞呼延域力戰陷陣而爵不踰於一級甚至何進孤軍之忠義陳寅舉家之功節精爽若存而恩榮未稱往往與棄城僨軍者同科人皆以是歸咎朝廷報功之太遲而不知端坐外門

上功之不實也夫抵功賞之不實有四以賄賂爲重輕則不實以親故爲高下則不實以僚屬先領將則不實以廝役廁行伍則不實有此四失而又有徇情媚功之患焉鵬嶺關之捷或謂逐饑虜耳而幕府上功超陞三級花石峽之戰實則三總管耳而帳前喝犒普轉七官軍紀不章何以示勸恐自茲退虜之賞平賊之功或以強親愛將克之則愈不得平矣臣謂莫若朝廷之上專置賞功一司以時放行計程遞發使有家者從官給付無後者召親屬繼絕如此而軍心不悅天命不昭未之

有也其三曰討軍實蜀之軍籍消耗甚矣在璘玠時元以十萬爲額逆曦一變而逃亡僅餘八萬張莫再亂而消折不滿七萬辛卯以後戰潰尤多東軍最弱最先潰摧踏最勁繼亦潰背嵬選鋒最守紀律又創潰豈前日諸軍利禦寇而今乃利爲寇耶茅簷葦屋暑蒸寒凍而兵寨窮蛀麥糙米沙雜水拌而兵食窮破繒敗絮襟捉肘見而兵衣窮平時口眷無以爲生脫或臨陣而責其効死難矣哉諸葛亮曰臣到漢中葺年矣喪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古人於軍實幾若無日不計其數而申儆之今兵籍之散者亡者傷夷者詭冒者不知其幾矣核實料簡莫易此時謂宜勅分閩之臣與總戎之將取見正軍見在之數而以良家忠義足之稍復七萬人之額撥爲三大屯之備仍與時其廩給優其資賜營其寨柵還其老小無使有饑寒內顧之憂萬一狙舊畏敵先奔則用吳玠青□□法必誅無赦彼駭前則知恩顧後則知畏□□蜀軍誰有不用命者哉其四曰儲帥材臣讀國史竊見孝宗嘗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令侍從臺臣各舉忠懇明敏

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都轉運使繼又因廷臣之請諭
宰執令於從臣中擇一二人可備制置使之用者爲安
撫使蓋蜀之帥閫實任六十州安危或有疾病危急必
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克到官一去一來之間至爲
利害之決我孝宗所以留意都漕路帥者皆欲以爲制
使之備也矧今事會捨攘人情震蕩如去年帥在原上
數月信息不通或欲從中臨遣則以爲緩不及事或欲
就近選差則未能盡厭人言迫不得已至有衆建便宜
而漫差撫諭者帥才不備其弊至此雖幸虜自退舍帥
已下原然四年驅馳者常抱玉關人老之嘆十連置副
者屢上金城乞骸之章若非宿儲豫蓄參錯布置求所
以爲輪代者則倉卒臨事何以應手天生一世人才自
足供一世用老成之彥固多後來之俊亦不弱蓋有班
近星履而風力著聞者身到甘泉而志節慷慨者王遂
也舊鎮荊州而得江湖心者久帥靜江而有牧禦才者
咸謂其人可當方面陛下倘仰法孝廟宣諭大臣遴選
諸人分遣使蜀除以三路連帥或爲大藩守臣如張浚
召而盧法原自夔帥來吳璘卒而汪應辰以成都帥至

中江縣志卷四
取之近地用以顯征其視萬里之遙至自一年之後者
蓋有間矣

論蜀事催王遂入蜀收

吳昌裔

畧曰蒙陛下特采臣言命王遂帥成都除楊伯雨總餉
事而癸仲未聞顯黜臣恐舊者幸脫新者控辭過時失
糴軍食乏興則其徒黨必將諉責於易總之非計也近
聞韃虜破階窺文欲爲幹腹深入之計又攻打番族徑
爲間道取蜀之謀得制副丁黼書云男人所以助錢財
糧者只買一箇不左衽又成都憲張起良書云西川助
軍錢百以上萬緡十餘萬且爲一路人請命觀此事勢
直可寒心望聖慈早賜遂內引促其入蜀之期俟仲伯
雨點磨亟求裕蜀之策癸仲鑄罷以慰蜀人公望

論今日病勢六事狀

吳昌裔

畧曰臣細察天下之脈以爲方今病勢有積虛之證三
瀕危之證二垂亡之證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言國以
賢者爲精神也往者趣召故老旁招時髦閱時未久氣
數復離有甫參政路而以殄瘁告者有僅班資殿而以
鄉郡歸者有不拜從橐而奉祠還里者有不受美官而

引疾卧家者甚至海濱忠清之老屢詔而不來臺省挺
直之彥相繼而引去更化所招其留幾何縱有一二留
者又皆愁病沮抑而各有遐心既不能退又不能遂此
何等氣象而見於盛時耶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言
國以資實為根本也往者三京之役邊儲一空收楮之
令帑金盡耗事已過往不可復追而能省穡若用之尚
可恩補也柰何事變錯出征費無窮督視之行緡以七
百萬計襄拊之犒賞以五百萬計沿江命帥以三百萬
計諸將招軍以二百萬計蜀中撫諭亦以一百萬計一

兵之遺一鏹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數而况三總經費
科降非時諸路和糴子本不繼行齎居送在在枵然脫
有方千里之旱又何以供餽乎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
不堅密與袒裼同古人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也今
士馬物故符籍單虛成淮之兵殲於戰防江之兵死於
叛荆楚壯士十喪七八山西勁卒額僅三萬所招新軍
率皆烏合而倚為捍衛者一皆狼子野心加以器甲朽
戈矛鈍蒙衝海鯨舊制不存燕藜拒馬古法不講銳首
擊刺之不利克敵年力之不强凡中國長技恬之不習

是不幾於以卒予敵乎此臣所謂積虛之證三也韃寇
深入譬之外邪先侵蜀道九郡丘墟繼犯京湖十州疲
敝甚者河南投拜之戶秦鞏羈窮之酋皆假韃名交闖
吾圉敵來而不知備賊去而不知襲臣恐今年所憂又
有重於去年矣蠱賊內訌比之奕奕蜀口四戎司之兵
遇敵輒潰京西五州之叛見閒竊起摧鋒踏白向利禦
寇而今乃爲寇克敵忠衛昔爲王民而今乃殘民近者
浙江鹽寇又見告矣此臣所謂瀕危之證二也然外患
雖危內寇雖迫有民與守則危可安迫可舒也今內外

諸事一切受病惟有民氣縷息尙存然數年以來斲而
喪之者亦多矣六月征伐而困兩淮之民連年科調而
困四川之民兩州歸附而困京西之民十乘征行而困
松江之民舟船結雇而困沿海之民濠梁浚築而困荆
湖之民稅畝折納而困江湖閩浙之民朝廷政令不詳
審以遽行州縣姦貪又夤緣以爲利將恐瓦解之禍立
至不特阡危而已此臣所謂垂亡之證一也臣嘗讀國
史竊見靖康初李綱以時望居省府楊時以舊學居諫
垣許翰以耆德爲中司胡安國以經術爲右掖崔鷗李

中江縣志卷四
光余應求以直道爲臺諫种師道劉韜宗澤以威重爲將帥一時人才不可謂之不聚京師兵十餘萬諸道兵二十萬河南北兵二十九萬河東北保甲三十五萬延豐倉積粟四十萬碩大馴監戰馬二萬疋宣搆造車千餘兩京師棄砲五百座衲襖棕衫之屬一一皆有椿管則兵儲不可謂之不豐然常勝義勝舉軍迎降宗維宗傑分道入寇河水一渡而中土橫潰遂不可支是豈醜夷叛卒果善戰耶蓋自花石綱之擾而江淮之民怨造作局之置而二浙之民怨輸燕山米而兩河之民怨科免夫錢而諸路之民怨本實先撥人搖不寧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今陛下更化願治將有意乎元祐之盛而天下事變膠轕不幸而近類宣靖之時望陛下日以小民祈天永命爲心凡中外蠹國害民之政一切寢罷如此則可以回天怒而銷狄禍矣

論朝廷重輕狀

吳昌裔

畧曰蠹賊內訌襄樊失據封守之臣何所承王命而遁偏師出境密來歸疆北伐之將何所稟朝筭而行自山以南漢爲重爲帥者以何而退屯漢東之國隨爲大爲

守者以何而徙治此帥守之輕朝廷也鄂州戍司節度於松江舊矣而懷異志者敢以公積而數制臣之罪金陵騎帥共事於齊安久矣而起攘心者至以文榜而聲帥闖之非救襄虓將留以總戎重事也乃不俟命而歸淮東防海舊戎檄以赴闕厚恩也乃不受令而趨海道此邊將之輕朝廷也以僨軍而謫衡者乃造屋於武昌以殲民而竄永者乃管軍於荆渚丹書未雪者已經營幕府之辟彈墨未乾者或僥覲麾節之求此官吏之輕朝廷也禁營之卒屢出諄語以撼都人江上之軍時時謹言以譁府寺興沔戰散之士以衣糧而罪收總所文龍招收之兵以調遣而抗拒制司此士卒之輕朝廷也甚至窺隙而爭見閉而起盜賊有輕王官之心戰者自戰和者自和口狄有輕疆吏之心積此衆輕牢爲一病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此豈可不反其本哉

論救蜀四事疏

吳昌裔

畧曰蜀寇深矣蜀禍慘矣紹定辛卯虜闖利閬利閬以外本實未盡撥也端平乙未虜侵漢沔漢沔以內未聚未盡空也迨至去冬其禍慘甚蓋自越三關破三泉摧

利搏閬窺文撓巴而利路虛矣燬潼遂殘果合來道懷
 安歸擊廣安而東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踐邛蜀彭
 漢簡池永康而西川之人十喪七八矣毒重慶下涪陵
 掃蕩忠萬雲安梁山關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
 又况虜所不到之地悉遭誑潰民假為潰潰假為韃而
 真韃之兵往往借我兵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
 之若非朝廷速調援兵多給軍實大明黜陟通暢事情
 知藝祖知蜀之規模高宗保蜀之調度急救顛危則秋
 深路熟哨騎再來坐待其斃而已

一蜀兵舊以十萬為額盡皆關陝五路勁軍中興諸將
 以抗金虜而護蜀門者此也開禧之變招填僅存八萬
 己卯之潰消折不滿七萬端平以後戰散尤多臣參以
 前所聞止有三萬之數迨今去冬虜騎深入則赤籍散
 亡愈不可考矣或望風潰走而奔竄於巴山或遇敵奔
 潰而衝突於內郡有假韃裝束而標掠於民財有為虜
 向道而焚燬於仕族大率軍心蠹壞已非一日不潰則
 叛不叛則降紀律蕩然而幾不能軍也竊見昔之帥蜀
 者當軍政敗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生兵制一方之死

命如李德裕以安定軍來温造以河東軍來高駢以天
 平軍來我之中權力渾氣盛所以驕兵悍卒莫不膽寒
 於心腹况今蜀之兵籍零落無幾而一二存者又皆習
 爲凶回則欲制此患其可無本領以勝之乎高宗之遣
 張浚宣撫川陝也付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及八字
 一軍以從而諸將如劉錫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
 事勢非不孔棘而猶且那摘調遣者蓋以重上流之勢
 陛下旣以命浚之事而命堯矣欲乞叅稽故典於江淮
 荆鄂撥一萬兵往援西蜀以聽宣捆節制則威聲聳動

勝氣必張遺兵必曰有天兵來人心可恃以無恐矣諸

軍必曰有外兵至我屬不可以陸梁矣

一蜀中財用之困始於炎興在趙開時歲收三千三百
 四十二萬而所支之數乃多五十二萬有奇在李迥時
 增收三千六百六十七萬而終歲所出又多一百六十
 二萬自是而後入少出多調度轉急臣嘗以紹定一歲
 之數計之所收二千四百九十二萬餘緡已減紹興所
 入之一所支五千一十六萬三千餘引乃過紹興增支
 之半前後總餉卒坐之興每以二千五百二十四萬之

數仰給朝廷科降不啻如赤子之仰哺此蜀賦本末也
今自虜騎深入根本盡竭又非前日比矣制總兩司之
積蕩於閬州茗漕帥司之藏截於廣郡而公府之財帛
空富家中產之金帛席卷於寇都鄙郊邑之窖藏焚棄
於盜而私室之民力空蜀之所產者茶鹽今道蹙相望
何有乎食用之家蜀人所仰者酒稅今商旅不行何有
乎征權之利昔趙鼎之爲宣撫也乞錢七百萬緡度牒
二萬道師號二千五百道金帶二十條絹三萬疋米二
萬石當全蜀富實之時而朝廷撥助宣司猶且優厚如
此况今事勢極難若非朝廷於常年科降之外檢照紹
興舊比特捐內帑金帛千萬餘緡以爲臣稟建柁之費
併撥荆湖米數十萬石以爲今年餉師之用特恐財竭
民饑米盡人散而蜀事去矣

一賞罰者國之紀綱也蜀遠朝廷人心易墮必資刑賞
興起精神張浚之宣撫川陝也應有功績合推恩賞必
關宣司審實給告胡世將之盡護蜀帥也如遇黜陟待
報不及許以一面便宜施行今蜀大亂之後當以誅賞
爲先或如李綱所請置賞功一司專令樞屬兼領其事

如冒賞不實許告推治遇敵不戰按法必誅則士未有不感奮者此一轉移蜀事之機括也

一郵傳軍中之耳目也蜀去萬里叫呼難聞全藉置郵以通氣脉故吳玠之宣撫川陝置軍期遞凡有警報不過十八日可聞於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創擺舖遞凡有奏請不過三十五日可徹於都下所以軍情達而民隱伸壅蔽通而報應速也近年以來舊規紊廢軍中之遞不以報邊警而但爲交賄之驛川中之遞不以通脉絡而徒爲寄書之郵甚至以游士爲承受以幹僕爲通進事勢稍急則曲爲覆護而不使衆聞私書未辨則動多稽留而不以時發然此特在外之郵傳然也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則徃徃幾月而不至夔門密院雖黃牌向者兩旬至蜀今則徃徃三月而不達諸郡願陛下留意西事還郵傳於奏邸而勿使私人得以執報發之柄考郵置於密院而勿使諸吏得以愆報發之期又如淳熙間帥臣所請欲以都司官知首尾者專一人報應蜀事凡申請辟差命許畫時擬行此亦通導血脉之樞要也

以上見名臣奏議

乞賜前母疏

明大理寺正卿 宋興祖 邑人

奏為懇乞聖明曲推子情追贈前母以廣天恩事臣惟國家令甲首隆孝治凡拜一命者苟不敗官常三年考滿父母生有馳封沒有寵贈所以體人子必至之情而惜其烏鳥之私也至於例或可緣情或可通者亦得曲賜俞旨所以憐人子不得已之念而慰其仁親之切也臣待罪御史倖考六年滿又倖與平播事臣有一段人子萬不得已迫切至情謹哀鳴於陛下望我皇上憐惜而俞允之臣父初娶吳氏生長兄繼祖賜嘉靖癸丑陳謹榜進士繼祖甫四歲吳母謝世臣父繼娶臣母張氏生光祖及臣揚祖繩祖自臣長兄以進士起家感臣母張撫摩教育迄於有成三十年來無異己出如一日即窘於衣食臣母憐其幼而悲疴飽暖必先之而寧後所生四人也用是臣兄孝臣母備極周至不知其繼而若其所自出今稱孝繼母者實為寡儔更友愛臣等四弟誨化勤劬自定海歷戶工部主事員外郎等官俸薪未嘗私分毫臣四弟產業皆其俸貽即臣少知効犬馬於陛下皆臣兄誨化所致也居常向臣泣曰我宦遊十年

竟未徼一命以榮三親也爾他日勉力忠孝成之迨臣
令德清二親見背而長兄亦逝臣以知縣三年考滿臣
父臣母張俱叨贈典不得概及於前母吳氏前母不贈
以無撫育之恩也臣母吳氏遺長兄以大臣族以教誨
臣第四人臣無長兄無以至今日臣無吳母無以有長
兄是臣前母遺臣撫育之恩大也臣兄孝臣母而及其
弟臣不能報臣兄而遺其母臣母生受臣兄之養而益
席其榮臣遺臣兄之母而至缺其典臣心何安臣心何
忍且臣一父二母棲神共域以事死如事生之心度之

二人被恩命而一不及將不被恩者含哀而被恩者亦

未必安意以懽洽於九原以從夫先後之序論之吳母
先而無贈典則後而蒙贈者跼蹐而無贈者又何得妥
靈以好合於幽室臣今負前母益負長兄教育之恩臣
復何以見前母與長兄於地下臣查隆慶元年工科給
事中馮成能乞贈前母羅氏吏部尙書楊博比山西右
叅政葉盛贈前母湯氏例謂自父視之其爲母一也成
能父母皆有贈典而前母獨不霑一命之榮時奉祀稱
謂懸殊宜其心不自安緣前例上請羅氏加贈奉聖旨

准他欽此又讀年譜御史姜璧前母董氏贈孺人臣與都給事中馮成能御史姜璧爲言官同爲前母同且臣前母因臣長兄有遺恩於臣與無撫育之恩者又不同伏乞皇上憐臣爲情至苦念臣前母有例可緣發下吏部查例覈請曲賜加贈又或將臣妻王氏原封孺人恩命移臣前母俾三親並榮於泉壤三靈胥諧於幽冥他日得見臣父母同前母皆服命服欣欣然共順於地下臣生當隕首死當銜結以報皇恩於萬一臣不勝怖懼待命之至

見漢州志

書報韓持國維書

蘇舜欽

豈開責以見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鈎躓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

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
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
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
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
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迫持國者必加釀惡言
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
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
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恥辱於都城使人指背
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
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
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
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
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
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葍鱸稱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
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畱
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吾又曰吾欲居九夷
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遇
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

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見宋史

序

遊山廟寺序

唐王

勃絳州龍門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途而揣恐臨山河而嘆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鉉武西山廟蓋蜀郡二靈峰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

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藁倚鉉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
鉉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縣居瓊
臺出雲而高峙亦有埜獸羣狎山鶯互轉崇杉埒巨栢
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
羽人何以長逞其鉉都紫微之事耶方歛手鐘鼎息肩
岩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豈預乎
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
數裁焉

見古文奇賞

送張鉉武序

唐元 結汝州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鉉武縣大夫公舊交河東柳潛

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

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勤仁惠卹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

戒行役之論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

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議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

天子特有命也將天子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

於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焉姑取廢也如德

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數遲遠其人迎喁至乎不可固未

必也則曰保任以敦養流惠以懷卹知其所勞示其所

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歎曰吾嘗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爲異年觀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逝相編次見總志

蘇氏文集序

宋文忠公歐陽修廬陵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生平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憾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

治號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
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
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
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
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
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
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
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
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
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
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
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
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
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
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
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

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傑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廣東鄉試錄序

國朝河南南南彭 襄邑人
汝道副使

皇上御極之十有一載歲壬子例當論秀於鄉

上俞禮臣請遴臣襄貳計臣郭昌往典粵東試事臣驚下

筮仕嶺表伏荷

隆恩擢置銓曹日惡素餐恒怍怍虞隕越矧復承

休命益為惴懼不克勝臣念向嘗守土於茲矣今以前之

育才者進而掄才以前之字民者進而為

皇上博求安民之人其何以選異甄尤仰副

聖天子側席之盛心而釋臣之懼心也乃

陛辭載道蒙露戴星發燕趙踰大河抵玉洞滇陽如涉春

冰如踐深谷由中惕蚤負非盡在嵯峨浩淼之間也比

至而闡事嚴備視恒有加臣昌與臣襄暨分校臣王鉞

等蠲心衮志焚香誓

天約曰文體未正則學術不醇多士之過也衡鑒不精則
莠良莫辨匪多士之過也取士之法以尊經旨宗註疏
爲鵠寧嚴勿濫寧詳勿畧同經公閱殫力搜羅越二十
晝夜而畢其事洎撤棘錄文以

獻臣應綴言簡末臣稽粵固南州奧區也大庾羅浮之
竒秀香浦珠江之澄澈丹砂青鏐之所產而翡翠文鯁
之所生也顧

盛朝不貴遠物繫賢是求非卽文以求文卽文以求人也

夫歲二年而選士拔數十人於千百之中此數十人者
持三日之牘遇臣於摸索之際弋而獲之文章之神遂
相接於膏火筆影之餘是臣之矢慎而求者以文士之
挾策而應者亦以文曷嘗試功辨材安所卜異日靖共
地乎雖然望劍以氣相珠以光文與才未始不相符也
制行之心與制文之心未始不相符也蓋言者心之聲
品以心樹心不正而謂禠躬之端慤不可得也心以文
旌言不正而謂宅衷之貞亮可得乎故欲收正人以正
天下必自言之正始觀其言理摯者學必邃養粹者行

必莊議論竝肆而條暢洞達者事功必俊偉而丰采必
審諤審其言果正矣而未也抑以正繩文者始之事以
實課士者終之願也槿之豔遜竹之筠蘿之蔓讓松栢
之貞貴實也惟實則執玉嚴峻而潔清有守矣惟實則
精神專壹而職業不曠矣惟實則砥志敬恭不樹交于
譽自便身圖矣本道德以篤其性靈澤詩書以煥其經
濟泊乎功利而趨於平康正直之的孰有金鑑納約繡
藻

皇猷如九齡者乎孰有安居數畝却餽四方如劉瞻者乎
孰有攬轡伏閣讜言抒蓋如何澤者乎孰有淹通經史
訓迪啟誨如潘預者乎孰有理學湛博耿介不撓如近
代之丘濬獻章海瑞者乎諸生於此有一之不逮而愧
於爾鄉之先哲皆臣所取之浮而不實也則

皇上期臣以得人者固如是乎臣心愈滋懼也不惟臣懼
多士益宜懼矣

國家涵泳長養培之二十有九年之間臣得竭兩旬之
心力以衡量於先資之言而士且以此自衡於生平由
茲以往離蔬釋屣拜獻其身入告謀猷者爲何等也載

贊事

主奮庸隆洽之世士之至幸也彛訓在前

簡書在後赤紱在

朝青史在冊又士之至嚴也以其幸遇進而佩

恩以其嚴氣退而考德爾多士務愆乃言飭乃行毋緣飾以媒售毋篤論而色莊毋浮慕標舉以爲名高毋以天下非己任而沾沾一得以自喜尙其懋實敦行盡忠竭節使無在而不號稱得人是才與文符制文之心與制行之心又符則多士不負臣臣藉手以不負

皇上今日者弓旌招之萃鹿饗之庶幾不忝此賢書也多士勉乎哉

募修寧國寺七佛羅漢等殿序

臨縣知縣

李

芄

邑人

余嘗越函關登少室浮江漢矣凡遇異境必遊遊必竟日非徒耽謝太守之癖亦欲尋幽覽勝極宇內大觀也迺其間人文之著有如鵝湖嶽麓仙風之遠有如黃鶴華陰彼樓臺山水信足光昭於百代若夫七佛道塲源流蜀土則梵宮之營建居多然名藍次第之峩肩而下卽吾邑寧國列在二三寺址界縣城青門之南平地高

起數尺若蓮花湧出而城外兩峯拱列左右昂藏蹲立
又龍象儼然故其東則鉉武觀有玉勃九日眺望杜工
部似得廬山之句其西則棲霞洞洞下江聲激石潺湲
曉夜直與清鐘古磬雜沓齊鳴其向背則俱有浮圖摩
空突兀雖相去各里許而晴光圓轉無時不掩映於禪
房花木之中由是精靈所集神奇以生舊刻云須彌左
座塑二虬龍於成化初年一夕乘雷雨騰飛迄今滌沫
猶髣髴其狀西方畫壁樂具鈞天人撫掌留連則鏘鏘
然絲竹管絃宮商迭奏凡此皆境之最異者所以莊嚴

較盛他處也顧正殿創始隋唐明以魯班名寺精巧可
知歷千餘載劫灰幾見而入火不燔入水不濡佛力人
工可謂兼至惟後之經樓前兩廡之羅漢殿再前曰七
佛殿再前曰天王殿悉明時結構者椽桷未堅難免飄
搖之患近因廣資善緣經樓與天王殿已加修葺而其
餘尚苦興作無人致金像淋漓頽毀日甚有僧德怙素
心慷慨身任艱辛立起而董理且復以香積貲糧先捐
匠斲嗟乎物情波靡戒律陵夷往往吝財惜已甚或借
乞募爲射利之門而僧能不爾得非具大願力矯矯出

塵者哉第需用浩煩全功匪易必恃當代檀那歡喜助成之令院宇咸新祇園益重使星槎客往來錦官者瞻仰皈依真不減布金盛事至於三車十地之載七寶雙珠之應載諸貝葉余何敢贅

傳

黃鹿真人傳

楊續

黃鹿真人者東梓人也姓馬名道興小字愛娘年七歲失所怙恃鞠育於祖少有英標不喜華飾雅性冲虛欣慕黃老之學日誦千言一覽輒能記憶雖風雨寒暑不輟或勸以子女之職當勤婦工而歸慕元虛何補容德但笑而不答人莫知其意時有野服黃冠士年踰七十顏如渥丹貨藥於市仙女戶隙見之如有夙契因延至內坐請問修真之訣師資相投遂授鉛汞符篆要術於

是束髮頂冠歸身至道因易道興之名一日請別仙女
詰其姓氏曰汝無問我久當自知留詩而去詩云女是
寄生枝男是冬青木冬青駕白鵝寄生跨黃鹿若遇寇
相臨穩便拋家族早早上三清莫候丹砂熟仙女旦暮
諷詠不絕於口俄而年已及笄迺祖逼以娉事族議詳
定確不可辭仙女歔歔流涕膝行而前曰女宿植不幸
幼鍾酷罰膝下愛養將終身焉今蒙家云之諭雖恩德
深重存亡啣戢然野性荒疎志友麋鹿舉案之勤非女
所願迺祖憫之不斬其欲翌日命一女奴攜囊杖策穿

徑而去既而夜徑林麓迷失故道忽覩燈燭熒耀若相

引導者仙女躡足潛窺見衣冠五人宛然古圖畫中所

繪者俱厲聲曰仙女誌之卜菴於此卽成道矣言訖隱

去黎明仙女徘徊四顧見山朝水會氣象鬱然真神仙

之窟宅遂稽顙拜禮謂女奴曰自非神人指示何以臻

此乃尋訪居民詢以職方所載隸屬之部居人曰東南

之梓州涪城中江

時爲
鉉武

西北之綿州巴西羅江相距各

五十里爲界下市是時世道多屯盜賊蠶起仍歲荒歉
仙女爲捐所有墾闢荒蕪疏鑿污塞播種以時使民無

中江縣志卷四
艱食之患歷四十餘年仙女修真養氣日復精勤歲在
懸居童顏不易營建別館以延有道之士一日舊所遇
貨藥者忽至謂仙女曰汝之功業漸已成矣而外丹未
應故欲相授指訣乃於瓢中取藥點土石磚爲金銀各
百以填丹臺祝之曰勿用自守當有神護坐歷三載丹
砂自成則汝脫身輕舉矣勉勵前修謹無中廢嗣後屢
有盜賊睥睨鎮壇之物中夜變怪百出無不狼狽而走
將及朞月風雨暴至壇下地裂甘泉沸湧銀變白鵝遊
於池金變黃鹿出於市人無得而近之者至唐天祐改

元八月朱全忠行崔杼之事昭宗崩全忠矯詔立輝王
唐運告終奸雄蝟奮三年正月羣盜踵仙女之菴抽戈
直前仙女語之曰汝等敢行恣睢得毋逆天理乎苟無
害居人則菴中所積悉以相餉克人未有足色將不利
於仙女已而黃鹿白鵝突然而至於是仙女跨鹿風雲
四起白鵝翔鳴前後揖引騰空而去舊有丹竈尙存至
是烈如雷吼爐中光彩射天少頃空中晻靄天雨琉璃
擲地有聲歷時而化異香馥郁終日不散羣盜悲哀悔
謝投戈而退居人以仙女之德及人也深衆廣其菴以

狀聞於蜀主王建顧謂侍臣曰此蜀國祥事也遂以下
帀爲黃鹿鎮因賜清虛觀之名而命高行黃冠焚獻云
嗚呼自唐末歷五季及我宋中興皇運幾三百年矣仙
女之事寂然無聞於世獨里人李惟聰懼黃鹿之迹湮
滅不傳博訪耆舊叅稽野史纂集大概持以示余而欲
編次爲文以聞當時勒之碑石以傳後世余與惟聰有
舊嘉其用心故不得辭謹爲叙次所聞以爲蔡邕之採
擇皇宋紹興辛酉歲下元日矩齋書

律